

言 文 對 照  
廣 註 孟 子 讀 本  
上 冊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修 正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B2  
233//

## 編輯大意

- 一 本書備學校學生及其餘學子，自行研究國粹之用。
- 一 原文上方，附以僻字故實等之語體註釋；原文之後，標明章旨，殿以語譯，使學者可一一覽得之。
- 一 原文及語譯文均分段落，以便對照。
- 一 自修者必先讀原文，自以意為解釋，推求審量一番，然後再閱註釋語譯等，方有實益，否則未經心中抽思，仍是浮偽。
- 一 所註所譯，均極正確，極脗合，不失原文意義。
- 一 行款字體，標點符號等，力求明顯，便學者研讀，惟百密一疎，恐所不免，倘讀者隨時見教，俾可訂正，則幸甚。

言文  
對照 廣註孟子讀本 卷一

梁惠王上 凡七

梁惠王章全旨

這章書是孟子因戰國時的諸侯，箇箇講富國強兵的策畧，所以特把這仁義二字，反覆講說，破他的利字，這就是孟子一生尊王道，賤霸術的本領。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去見梁惠王，惠王說道：「老先生！你這樣不怕遠，走一千多里路，來到我國，也打算

有益，給些我梁國麼？」

孟子答道：「王怎麼一定要說利呢？也只要說仁和義就是了。」

（一）孟子名軻，字子與，齊國鄒邑人。  
（二）梁惠王，就是魏侯。  
（三）叟，是長走，又稱都。  
（四）仁義，是仁義。  
（五）交征，是交爭。  
（六）不奪不饜，是意思。

征就是上  
下五相爭  
奪六饜足  
七遺其親  
秦掉他  
的親長  
後其君是  
不願他  
的不君王

(一) 沼是  
水曲的  
鴻雁  
狀似大雁  
狀似大雁  
長似大雁  
帶青黑色  
胸有黑斑  
鳴聲自亮  
飛時自成  
行列來去  
有定時的  
三麋鹿  
相似

孟子 子 讀 本

卷一 梁惠王上

二

「假如王說怎麼利我的國，大夫就要說怎麼利我的家，讀書的人和眾百姓，就要說怎麼利我的身，這麼一來，上上下下的人，大家追討着利，那國家就很危險了。所以有一萬乘兵車的國家，那殺君的一定是本國有千乘兵車的公卿，有千乘兵車的國家，那殺君的一定是本國有百乘兵車的大夫，你想在萬乘兵車的國裡，已經取得千乘，在千乘兵車的國裡，已經取得百乘，不能算是不多了罷，然而若是個個把義放在後頭，先講利己，那麼不是等了國君的萬乘，便不會心滿意足的了。」

「天下從來沒有有良心的人，卻丟掉他的父母的；沒有有義理的人，卻把國君丟在後頭的。」王也只要說仁和義就是了，為什麼一定要說利呢？」

王立章全旨

通章是借梁惠王問的話，喚醒當時君王都要與百姓同樂，不可只圖自己快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子 的 濯 鹿 光 肥 滑 大 鶴  
 (十) 呼 獸 園 鹿 圍 其 養 端 急 中 禽 為  
 樣 濯 鹿 圍 其 養 端 急 中 禽 為  
 (七) 料 造 營 高 經 的 于 靈 意 創 做 夜 有 一 脫 有 雄 的 色 大  
 (六) 臺 是 低 是 臺 思 造 經 沙 視 兩 般 枝 的 毛 青 雄  
 (五) 時 達 文 周 的 始 鹿 也 孔 目 和 每 角 褐 黑 的  
 營 作 都 的 文 首 開 稱 龍 下 虎 年 上 色 雌 毛

孟子有一天去見梁惠王。王正站在池子上，看那飛的大雁小雁，走的大鹿小鹿，就問孟子道：「有德的人們，也歡喜這個麼？」

孟子答道：「有德的人，纔能快樂。這樣園子，如果沒有德的，那怕有了這樣好園子，也是不會快樂的。」

〔詩經〕上說「文王創造靈臺的時候，纔在打算怎麼佈置，怎麼築造，那衆百姓已一齊來動手造了，不到幾天就成功，並且創造的時候，文王還叫百姓不要性急，那知百姓竟像兒子替父母做事一般。後來文王在靈臺下的靈囿裏遊玩，看見母鹿安安逸逸的伏在那裏，這母鹿長得身子很肥，毛色很潤，白顏色的鳥也長得很白淨，文王又在靈囿當中的池子上，滿池的魚兒在那裏跳躍。」像文王拿百姓的力氣來做臺做池，那百姓卻很歡喜他，喊他的臺叫靈臺，喊他的池叫靈池，並且歡喜他有麋鹿魚鼈，好給文王開心。這都因古時候的國君，能夠和百姓一同快樂，所以纔能快樂啦。

「像湯誓道：『這個夏桀到什麼時候纔死掉呢！我們情願同他一塊兒死。』百姓還想和他一塊兒死着，那怕有了臺池鳥獸，那裏能够一個人獨享快樂呢？」

盡心章全旨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



鶴清深白

如子請主於

勃於音焉

是充氣的

意思文王

太王的孫

子名昌生

德便有聖

的湯誓

是書篇名

姓的告名

言語天時

日這就日

指夏生害

祭說生說

喪為什麼

不亡易大

害音易大

女音易大

你字汝當

河內北河

也。

為什麼是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

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

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向孟子道：「我對這國家可算用盡心思的了。河內地方碰到荒年，就搬他那裏的百姓到河東去，又搬些河東的穀米到河內來。河東碰着了荒年，也是這樣。我察訪鄰

東大梁在東河以東，所以東河東。  
 鼓填然容形。  
 聲四直不。  
 百步耳，過不。  
 沒有走到一百步罷。  
 了。  
 意勝的。  
 思六數。  
 細密的。  
 誇水潭，音鳥。  
 八序學。  
 名曰序。  
 周曰序。  
 是現在。  
 的學校。  
 頌白髮半頭。  
 黑白的。  
 老人。  
 黎民的人。  
 民。  
 死餓。

國的政治，沒有像我這樣用心；然而鄰國的百姓，卻並不格外減少，我的百姓也並不格外增多，這是什麼緣故呢？」

孟子回答道：「你向來喜歡打仗的，請把打仗來比方打仗的時候，鑿鑿的打起鼓來，等到兩邊的刀兵已經交了鋒，膽小的兵，就丟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走；有逃一百步纔站住的，有逃五十步纔站住的，這時候那逃五十步的人笑着逃一百步的人膽小，你以為該不該？」惠王道：「不該應的，他不過沒走到一百步啦，但一樣也是逃呢！」孟子道：「王如果懂得這道理，那麼就不必指望人民的多過鄰國了！」

「不耽誤百姓種田的時候，那五穀就喫不完了；細密的網不准放在積水池中去，那魚鼈就喫不完了；斧頭和砍刀，要依一定的時候，纔准進山林去砍伐，那木料就用不完了。五穀和魚鼈喫不完，木料用不完，這叫百姓養活人送死人，一切沒有遺恨了；養活人送死人，一切沒有了遺恨，這就是王道的起點呢。」

「人民有了五畝大的住宅，旁邊種了桑樹，養了蠶，那末五十歲的人，就可穿得綢衣裳了；各家養雞和小豬狗，母豬這些牲口，不要失掉他受孕哺乳的時候，那末七十歲的人，就可喫得肉了；百姓每家有一百畝的田地，不要奪掉他耕種收割的時候，那末幾口的人家，就沒有饑餓了；百姓既有衣食住，再認真講究學校的教化，再三開導他們『孝順爺娘，恭敬長輩』的道理，那末頭髮半白的老人，自然有人替他做事，不用他自己背着東西或頂着東西，在路上走了，既然七十歲的人穿綢，喫肉，年輕的百姓又不會餓着，凍着，照這樣做去，

的人(主)發  
民殺(主)刺  
發殺(主)刺  
振濟(主)刺  
七亦切用  
刀直截入  
叫刺

一 梃棍本  
二 梃棍本  
三 父  
四 惡在是  
五 說  
六 梃棍本  
七 梃棍本  
八 梃棍本  
九 梃棍本  
十 梃棍本  
十一 梃棍本  
十二 梃棍本  
十三 梃棍本  
十四 梃棍本  
十五 梃棍本  
十六 梃棍本  
十七 梃棍本  
十八 梃棍本  
十九 梃棍本  
二十 梃棍本

百姓還不齊來服你，這簡直是沒有的事啊！  
「現在做國君的人，有些狗豬喫了人的食料，卻不知檢點，路上有了餓死人，卻不知道發穀去救他，等到人死了，倒說這不是我弄死他的，是年成害了他，這樣說法，何異『拿刀子戳人，戳殺了他，倒說不是我，是刀殺死他的呢？』王能知道自已的錯，不去怪怨年成，這纔天下的百姓，走到你的地方來了。」

願安章全旨

此見人君當除去害人的事，做愛人的事，通章皆是借客形主的話。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道：「我情願安心受你夫子的教訓。」

孟子答道：「用棍子殺人，和用刀殺人，有什麼兩樣嗎？」惠王道：「沒有什麼分別啊！」

孟子又問道：「用刀殺人和用虐政殺人，有什麼兩樣嗎？」惠王道：「也沒有什麼分別啦！」

孟子道：「現在國君的廚房裡有了肥肉，馬房裡有了肥馬，百姓卻有饑餓的顏色，野裡有



(一)本夫是晉國大夫魏  
韓氏趙和  
晉三家分  
國建成了  
晉國也稱三所晉  
二周顯王中  
十長子名  
將擊秦四萬六千餘人  
敗魏兵於  
馬陵魏太子  
洩自辱龐  
涓殺之(三)  
西喪地於  
秦七百里  
周顯王三  
十八年秦  
魏軍於

餓死的屍首，這簡直是領了一般野獸來喫人啦！那野獸自己互相喫着，尚且有人恨他，如今做了百姓的父母，倒免不掉要領了野獸來喫人，什麼還可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從前仲尼道：『起頭造那木偶人送葬的，一定要沒有後代呢！』因為他雕刻了像人的樣子用着他啦，怎麼還可叫這百姓餓着死呢？」

晉國章全旨

這章是言國不在乎大小強弱，只在仁與不仁；果能行仁，不愁不能報仇雪恥。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助词

梁惠王對孟子道：「晉國是天下沒有強過他的，是你老先生知道的啦！到了我的身上，東邊敗在齊國手裏，我的大兒子死在那次戰事中；西邊失地給秦國七百多里；南邊受了

霸搜春祖為有地方秦待恭將易深的解字方他陽年楚  
 之公秋姓泰個方陝在兄殺除備肥加意洗六五七塊陵楚四南  
 一為時藏非當西現對十辦去壘思刷酒比七地亡軍昭十顯  
 至五泰到子初省今(土)梯(九)(八)(七)(六)(五)(四)

楚國的糟蹋，我實在害羞得很，情願替已死的人洗刷他，一洗刷，但是怎樣幹纔可以呢？  
 孟子答道：「有一百里見方的地方，便可以王天下了！王果能宣布愛人的政治，到百姓  
 身上去，減省刑罰，薄收錢糧，叫百姓們深深的耕田，好好免除除草，年輕的人們，抽些閒功夫  
 來，講究孝順父母，恭敬長輩，忠心愛國，誠實待人的各種道理，回家服事他的父兄，出外服  
 事在上的官長，百姓能像這樣，就叫他使用箇木棍子，也可去打那秦楚堅固的盔甲，鋒快  
 的兵器了！

像那些奪掉百姓種田的時候，叫他們不能耕田除草，不能養活他的父母，弄得父母都  
 受凍餓，兄弟妻兒都分離失散，

他們陷害了他的百姓，你王就去討伐他，他們百姓還有那個肯同你王對敵呢！  
 所以古人說：『行仁政的人，沒有敵得過他的。』請王不要疑心，只管行仁政就是了。

梁襄章全旨 此章是說當時的人君，無不嗜殺，所以孟子說這話喚醒他，可惜襄王不會幹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  
 定？吾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

戰國時有  
著兩江在  
湖現江浙  
南同河等  
地部秦楚  
彼指兩國  
言而強弱  
臨陷溺是  
坑裡水方  
都是比中  
受災很深  
的意見思

(一)惠梁(二)王襄(三)王(四)王  
子名赫在位十年卒同猝忽然的意思油然云沛然雨成苗豎

孟子見了梁襄王，出來告訴人們道：「遠遠望去，並不像是人君的樣子；後來接近他，也並不見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只沒頭沒腦的猝然問道：『天下要怎樣纔能平定呢？』我答道：『平定在統一上。』」

「王問『那個能够統一他呢？』」我道：『不愛殺人的，纔能統一他呢。』」王道：『那個來歸附他呢？』我道：『天下的人，沒一個不歸附他呢。你王懂得稻苗麼？倘若七八月的中間，乾早着不下雨，那末稻苗就要枯了；這時候天忽而濃濃的起了烏雲，像恁下的落了一場大雨，那末嫩苗就頓時直豎起來了。像他這樣，那個能攔擋住他呢？現在這些天下治民的國君，簡直沒一個不愛殺人的，假使有個不愛殺人的，那麼天下的百姓，自然都伸長了項頸來望他了。果真能够這樣，百姓的歸服他，就像水向低處流下一般，浩大得很，還有那個能攔擋住他呢？』」

齊宣章全旨

此章是說王天下，必定先要保民；保民必定先要存仁心，行仁政。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起樣子的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是禁止他

何之對曰將以鑿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觥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鑿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觥觥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錢也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

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

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

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

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

齊宣王 齊國在今山東地方 周初封於此 公望於此 初為國氏 所祭田王 姓田名辟 疆威王的 兒子喜歡 文學游說 之士人弱 行淳于髡 過般人却 賜列大夫 以上大夫 十位下學 九位十齊

桓姜仲室為任  
用管仲為任  
相尊周九室  
合諸侯秋一  
匡盟天下在  
第五霸中在  
四十一在位  
名重耳獻  
公在外秦穆  
年借秦穆得  
回晉國力得  
狐偃趙衰  
賈佖先軫  
諸賢霸諸  
九年在位  
無以通  
不以己無  
講得當已  
思意六胡  
訖是音核  
名子宣王

五

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犬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犬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  
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



覺鐘血投了是  
 牲拿血塗了  
 牀新鐘血塗了  
 喜印切響解  
 敵釀速音解  
 的發抖九  
 無異就怪是  
 十隱憐是痛  
 思慮作別分  
 意忖度思作  
 量解度思作  
 音鐸感心動  
 威威感心動  
 子樣感心動  
 斤衡名三鈞  
 五秋毫之鈞  
 末秋毫之鈞  
 端毛天毫之  
 就是是春山  
 是五嶽春山  
 是東一安中  
 山北東安中  
 縣北東安中  
 而北東安中

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提樹木思的(去)朝朝幸伶恨仇(去)鏗鏘逆誼治講式講弟幼慈吾兄作講字老海  
 魚上求意莅的他音的倒(去)構(去)如的(去)(辛)宇愛幼講父下作吾老  
 去魚(去)臨居意們朝人龍便怨度(去)意御刑作講字上老敬海  
 (去)登舉緣下上思來叫(去)壁成結尺大權思統是法作子下作幼幼字重老上

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反其王道三章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孟子道：「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業，可以說些出來給我聽聽麼？」孟子答道：「孔子的學生，從沒有談齊桓晉文的事業的，所以後世並沒有切

孟子答道：「孫子的學生從沒有談齊桓晉文的事業的，所以後世並沒有留傳下來；臣也並沒有聽見過。王若一定要聽，那末倒是王天下的道理罷。」

宣王道：「要怎樣的德行，才可以王天下呢？」孟子答道：「能够保護百姓，就能做王，沒有人能攔擋得住他的。」宣王道：「像我這樣的，可以保護百姓麼？」孟子道：「可以的。」宣王道：「何從知道我可以呢？」孟子道：「臣聽見胡龔說：『有一天，你王坐在堂上，有一個人牽了牛在堂下走過，你看見了他，問道：『牛牽到什麼地方去？』牽牛的人回報道：『打算殺掉他，塗血在新鑄的鐘上去。』』王道：『放了他，我不忍見那渾身發抖，像沒有罪到死路上去的樣子。』牽牛的回報道：『這樣，那末就廢掉塗鐘的事麼？』王道：『怎可廢掉呢？只把羊換過他就是了。』這些話不知道有沒有？」

王道「有這事的。」孟子道「只這箇心念，就可以王天下了；百姓都以為王是捨不得



啦！車子柴的看不見，是不肯用眼光啦；百姓得不到你王的保護，是因為不肯用恩惠待他啦，所以王的不能王天下，是王不肯做的緣故，並不是不會做呢。」

宣王說：「不肯做和不會做的情形，有什麼分別呢？」孟子道：「好比有人要挾了泰山，跳過北海去，告訴人說：『我不會做。』這真是不會做呢。又好比要替長輩折一枝樹枝，告訴人說：『我不會做。』這就是不肯做，並不是不會做。所以王的不王天下，並不是挾泰山跳過北海的樣子，王的不王天下，是折一枝樹枝的樣子。」

「尊敬自己老人的心思，推到尊敬別人的老人，愛護自己小孩子的心思，推到愛護別人的小孩子，那末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搬弄在你的手心上。詩經上說：『先做榜樣，在寡德的妻子身上，再推到兄弟身上，然後迎合到全國去。』這就是說把這一個心，放到國家上罷了！所以能够推廣恩惠，就可以保得住四海，不能推廣恩惠，就無從保住妻子。古時候的人，所以能勝過尋常人的，並沒有別的事，只是會得推廣他所做的好事罷了。現在王的恩惠能到禽獸身上，功德卻及不到百姓身上，只是什麼緣故呢？」

「有了稱錘，纔知道東西的輕重；有了尺，纔知道物件的長短，凡物都是這樣的，至於心的接應萬事，更加是要斟酌，請王自己裁酌就是了。」

「你還是定要動起甲兵來，害著戰士和將官拚命，結怨了各國諸侯，然後方纔覺得暢快著心上麼？」

宣王說：「不是的，我為什麼要快活這些事呢？不過我打算要得著我極大的心願罷！」